

開封府志

午

卷之第二十四

人物一

余于大梁人物刪其別見他境無與茲土者數人而所增至二百餘人焉非矯異舊志創爲臆說其風烈表表皆中和清淑之氣所鍾土厚水深鬱爲英傑史集傳記之書可考而知也夫網羅百代限以時日則不備舊志已自言之今重加修訂又以美不勝收而舍置焉度非前人之意追述聞見擇其尤著者刪繁就簡俾入時代之次至于至性肫篤專長著美仍附其目曰忠烈孝義隱逸列女諸

類合而成書亦洋洋大觀哉作人物志

商伊尹

名摯古莘國人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幡然起相湯伐夏救民以天下為

已任太甲時居阿衡之位作書以訓王後卒沃丁以三公之禮葬之子陟相太戊

春秋穎考叔

鄭人為穎谷封人鄭莊公以弟段之故寘母於城穎誓無相見考叔聞之

因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而未嘗君之美請以遺

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且語之故而告之悔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又誰曰不然公從

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親施及莊公

祭足

字仲鄭大夫其先為祭封

人因以為氏立厝百里

許大夫隱公十一年鄭伯伐許莊公奔衛鄭公使百

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

陳公子完

字敬仲陳公子完字敬仲陳公子完字敬仲

孫獲取許西偏以佐之陳公子完字敬仲陳公子完字敬仲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曰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

家而飲樂公曰以天子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
夜不敢君子曰酒成禮不繼以潘義也以君成
禮弗納以潘仁也及陳轅濤塗陳大夫食邑陽夏
三敬仲之後始大齊轅濤塗齊桓伐楚還過陳
濤塗恐煩國費詐令出東原繁鄭人爲大夫厲
道東道惡桓公怒齊濤塗原繁公既得返國謂
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
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社稷有主
而外其心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
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君鄭十有四年矣
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
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其若之何臣聞命
矣乃經叔詹鄭之公族與堵叔師叔爲鄭三良文
而死叔詹公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鄭公弗
禮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且晉有三士
足以上人而皆從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

焉況天之所啟乎若弗禮焉則請殺之公弗聽及
重耳返國與師伐鄭鄭人請成弗許曰予我詹而
師退鄭人以詹予晉晉將烹之詹曰初鄭棄禮違
親臣曰不可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
忠也乃就烹據鼎而號曰自今既往智忠以事
君者與詹同文公命釋而歸鄭人以爲將軍
之武鄭人爲大夫時晉師秦師圍鄭甚亟佚之狐
薦武而使之往乃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知
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
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往來其乏困弦高
君亦無所害秦伯悅與鄭人盟而戍之乃還
鄭商人秦穆公欲襲鄭師過于周時高將犒牛于
周遇之曰師行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必襲鄭
也乃矯鄭伯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焉
秦知鄭之有備也乃還師鄭穆公以存國之賞實
焉辭曰詐而得賞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
敗俗也賞一人而敗一國者爲之乎遂

公子驪字子驪穆子初成公之世
驪字子驪穆子初成公之世

已而子罕富國子駟爲政
從言子駟曰官命未改不可
殺上所公孫舍之字子展
子罕之子鄭大夫初子駟

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子展知其謀完守入
保子孔不敢會楚師後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
子孔而分其室簡公元年子展當國立子產爲卿
十七年陳侯會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明年
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代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
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
地乃還二十二年子展卒罕虎嗣爲卿外寬內明
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事無大小皆聽之
而後行二十三年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
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之及卒
子產哭之曰吾無與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大夫爲人仁愛事君
忠既爲政乃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封洹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卒孔子聞之

子太叔

游吉鄭公子偃之孫繼子產為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遂發兵徒攻擊之盜少止諸侯以王室之故會于黃父趙簡子問禮太叔對曰吉也聞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簡子悅召陵之會太叔還未至而卒簡子哭之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執敢忘之洩冶陳人為大夫時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鄆冶驟諫曰公鄭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

公孫段

字伯石鄭人為

七年伯石相公如晉甚微而卑禮無建者晉侯怒遂殺之

之意也平伯也之法也一
以禮終
馮簡子
公孫揮
字子
禪
諱
及諱為人簡子

彈爲行人簡子能斷大事能知四國之大夫族
姓班位貴賤賢否而又善爲辭令誰能謀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謂國之爲於子羽且使之
多爲辭令與誰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簡子使
應對賓客是以鄭鮮有敗事
程鄭使佐下軍靈公二十年子羽聘晉程鄭曰敢
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
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知降乃得其階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
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鸞之
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兄茂之
面而已今吾
鄧析
鄭人好刑名搯兩可之說致無
見其心矣
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
之法獻公十三年駟歇爲政乃殺析而用其言君
子謂子歇於是乎不忠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鄧析著論四篇名曰鄧

析列禦寇

鄭人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或有言曰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

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乃遺粟數十乘禦寇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

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之食又不受豈非命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

於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獨全終身不仕著

書入篇號

公孫黑肱

字子張鄭大夫以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

曰列子

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特羊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及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

焉

顏孫師

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嘗從厄陳蔡間因問行於孔子語在

論語第

公良孺

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以其私車

五篇

五篇

五篇

五篇

五篇

五篇

五篇

五篇

命也。挺劍合衆將與之戰。人懼乃盟而去。巫馬
施字子期。陳人或作魯人。孔陳亢字子禽。陳人或
疑夫子問政問於子賈。獲陳人鄭子展。帥師伐陳。
貢詒在論語第一篇。賈獲夜突城入之。陳侯扶太
子偃。師奔墓。遇獲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與太
子登之。遂脫于難。獲與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逢滑。陳人吳入楚。召陳侯。朝國人而問之。滑
對曰。臣聞國之典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
未有福。楚未有禍。楚不可棄。吳不可從。臣又聞吳
日敝于兵。天其或者止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
之有。陳侯從之。

戰國刷繚

尉氏人初師商君有賢名。魏惠王曰。黃

守之。因著兵書。

公子無忌

魏昭王少子。安釐王弟。

六篇號尉繚子。

封信陵君。仁而下士。士

之歸者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而多客。故
不敢加兵于魏。會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

圍邯鄲公子姊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
請收魏安釐王畏秦留晉鄙軍壁鄴不敢進無
用侯三遂收邯鄲後秦聞公子留于趙乘間東
伐魏上使使召公子公子不欲歸以毛公薛公之
言歸魏大破秦軍秦患之行間於安釐王王疑使
人代無忌將無忌自知以毀廢乃謝病與賓客爲
長夜之飲侯嬴大梁人年七十爲夷門監者公子
四歲卒侯嬴無忌憐其貧而厚遺之不受公子
乃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嬴攝
敝衣冠直上載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既至引嬴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邯鄲甚急公
子乃欲馳赴秦軍與趙俱亡侯生屏人而告之曰
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卧內唯如姬可竊得之公
子請求之則晉鄙之軍可奪而趙可救矣公子如
其言與朱亥俱北往嬴曰臣老矣不能從朱亥大
約公子行至晉鄙軍之日遂北鄉以自刎朱亥
人賢而隱于屠肆侯嬴薦之公子無忌公子數往
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會公子收趙已盜
晉鄙兵符侯生薦亥偕往至鄴晉鄙疑之欲無聽
亥袖四十斤鐵椎進殺晉鄙遂進兵破

唐雅

時雅人

言

乃

西

出

於

秦

而

不

上

國

隔

東

藩

受

冠

帝

者

以

今

齊

楚

之

兵

已

在

魏

郊

矣

且

割

地

而

約

齊

楚

工

雖

欲

萬

乘

之

魏

而

強

二

敵

也

秦

魏

齊

楚

聞

之

朱

倉

鳴

往

質

乃

引

而

去

朱

倉

鳴

往

質

于

曰

何

不

稱

病

臣

請

說

嬰

子

疾

公

不

如

歸

太

子

以

德

之

而

立

之

是

齊

抱

空

質

而

縮

行

不

義

也

嬰

子

許

之

縮

高

守

信

陵

君

使

人

謂

安

陵

君

五

大

夫

高

聞

之

日

君

之

幸

父

攻

子

以

臣

背

主

亦

非

君

怒

復

告

安

陵

君

日

攻

管

不

矣

願

君

生

束

高

而

致

之

否

衆

安

陵

君

不

從

高

聞

之

日

也

乃

之

使

者

之

舍

勿

頸

而

死

信

陵

君

徐

子

名

外

黃

人魏太子自將過宋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
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徐子曰今太子自
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
若戰不勝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
子曰諾徐子曰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
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
意者將出而還與北同不石申八卷見史記天官書
如遂行與齊戰而死石申八卷見史記天官書
眭魏人見辱于魏齊以鄭安平之救入秦爲張儀
秦相封應侯行遠交近攻之策卒并列國張儀
魏人學縱橫之術游諸侯無所遇後入秦秦以爲
客卿因使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
禮十秦魏於是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因留
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襄王不聽襄王
卒吳王立儀復說哀王而請成于秦從約遂解乃
又說楚韓齊燕皆許之儀自燕歸報未至咸陽而
秦惠王卒子武王素不說申不害京人故鄭之賤
儀乃乞歸于梁十年而卒申不害臣以學術干
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外應諸侯十五年終
申子之身治兵

老而王刑名者書

一篇號曰申子

韓非

之學與李斯同事荀卿斯

自以為不如非見韓削弱數諫王不聽於是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說林十餘萬言秦王嘗得

其書讀之而嘆曰嗟乎寡人得與此人游死不恨

矣因急攻韓韓使非入秦秦王說而留之斯毀之

曰非終為韓不為秦若不用而歸之是自遺患也

不如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斯遂遺以藥使自

殺陳餘大梁人好儒術初與張耳為刎頸交漢高

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從陳

勝起兵諫勝勿亟稱王後餘自立為代王為韓信

所張耳大梁人少為魏公子無忌客嘗亡命游外

殺張耳黃乃宦魏為外黃令聞陳涉起兵於斬耳

與餘往從之涉以為左右校尉其後與餘有隙為

襲兵所敗走乃歸漢漢命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

道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遂立耳為趙王吳廣

卒謚曰景子敖嗣尚高帝長女魯元公主

字叔陽夏人與陳涉同起兵為假武臣陳人為陳

王后為涉將田臧矯殺于滎陽

涉將軍與

張耳陳餘略趙地自立

周市

魏人陳涉令市北徇

為趙王後為李良所殺

市曰

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其畔秦其

周文

誼必正魏王後乃可遂迎魏咎于陳立之

陳賢人

胥兵為涉將兵

西擊敗于章邯自到

漢張良

字子房其先韓人祖開地父平五世相韓及秦滅韓良為報讐不果乃亡匿下邳會

項梁起兵良往見之勸立韓公子成為韓王即以

良為韓司徒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沛公乃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西擊秦秦平漢王就國褒中遣

良歸韓項羽殺韓王成良復歸漢漢以爲成信侯

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佐帝卒滅楚天

下定更封為留侯尋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卒

謚文成子陳平

治黃老術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書

不疑嗣

平游學平為人長美色或謂之曰貧何所食而肥

若是其嫂嫉之曰亦食糟覈耳有叔如此不亦無

有伯間之逐其婦後事魏王咎為太僕歸項羽為

都尉降漢仍拜都尉使典護軍拜護軍中尉比

六

出奇計天下定封戶牖侯進封曲逆侯官至右丞
相後與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帝卒謚曰獻

酈食其

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酈酒徒帝用其計遂下陳留封爲廣野君高帝與

羽戰滎陽勸帝取敖倉之粟以足兵食因使說齊

王田廣下齊七十餘城及韓信破齊齊以爲外黃

令舍人兒

漢四年彭越下梁地絕楚糧項羽東行

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却外黃外黃恐

故且降待太王太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

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

言乃赦外黃布梁人彭越微時常與布游及越爲

黃當坑者輒捕之時布使于齊比還奏事越頭下祠而

哭之高帝欲烹布布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布

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不能

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

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
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
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
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
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帝釋
拜爲都尉後吳楚反時以功封郇侯子賁嗣
酈商食其弟高帝爲沛公時略地至陳留商以所將四
千人屬沛公從攻長社封信成君又從破章邯擊
項籍及黥布以功累封曲周侯張蒼陽武人好書
官至右丞相卒謚曰景子寄嗣
御史主柱下方書後歸漢爲常山守徙爲代相臧
荼反倉從討有功封北平侯孝文初爲丞相年百
餘歲乃卒謚曰文著書
鼂錯穎川人學申商刑名
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文帝遣受尙書於伏生累遷太子家令以辨得幸
因號智囊又數上書言邊事皆見嘉納遷中大夫
景帝時官至御史大夫後爲爰盎所
誅人皆惜之有鼂氏所書七卷
賈山穎川人
其後文帝除錢鑄錢令
治亂之
書
名曰至言